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4·

存在与自由

——让-保尔·萨特传

【法】弗朗西斯·让松 著

刘甲桂 译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存在与自由

——让-保尔·萨特传

〔法〕 弗朗西斯·让松 著
刘 甲 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4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法)让松(Jeanson, F.)著;刘甲桂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杜小真等主编)

ISBN 7-301-03332-X

I. 存… II. ①让… ②刘… III. 萨特-传记 IV. B565.59

本书的中文版由法国色伊出版社授权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Sartre dans sa vie

par Francis Jeanson

©Editions du Seuil 1974

书 名: 存在与自由——让-保尔·萨特传

著作责任者: 刘甲桂 译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332-X/K·0224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博诚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20千字

1997年5月第一版 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学术顾问 杜裕芳 杜美诺
丛书主编 杜小真 孟 华 罗 芃



本丛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赞助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 本书封面贴有防伪标签 ·

总 序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的柏格森到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等 3H（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一代；从六十年代前后闻名的福柯、施特劳斯、杜梅泽尔、拉康、罗兰·巴特等怀疑的一代；以至晚近的解构思想的代表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还有近些年来倍受关注的思想大家巴什拉、利科、勒维纳斯……尽管他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变换更迭的几代思想家与历史文化息息相通，他们是各自代表时代的象征。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生活、思想、经历的真实记录。一些著名作家、记者、评论家撰写的这些传记为我们描绘出伟大思想家们的生动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深刻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动荡不安、风云变幻而又总是欲求和平的二十世纪仍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

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来说，这一切愈发显得重要。须知，了解这些思想家，对于真实理解他们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认识二十世纪的西方，对于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自身该是多么“有用”。

杜小真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代 译 序

萨特离开他以“词语”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已经有 17 个年头了。17 年的距离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认识这位 20 世纪的文化伟人。

萨特以笔为唯一的武器和工具介入历史、介入社会、介入政治，为正义与和平不懈斗争，贡献了一生。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他为人类文化宝库留下了财富。他是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是 20 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奠基作，他的小说、戏剧影响、启迪了几代人，他的大量文学、政治、哲学评论是 20 世纪历史的可贵见证。他的名字被誉为 20 世纪知识分子良心的象征……而在今天，当我们更多地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看待时，不能不感到对这位至今尚存争议的思想家尚需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及与有相关的许多事应进行更多的思考……

读者面前的这部《萨特传》是萨特的忠实学生、亲密朋友、作家让松在萨特去世前几年完成的。让松本人是在 1947 年，即年仅 25 岁时认识萨特，并且第一次完成研究萨特的成果。从此，他陆续发表了多部研究著作，并在漫长而曲折的战斗历程中，始终与萨特并肩而行，成为萨特亲密的战友、支持者和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萨特生前不止一次表示了他对让松的评述的满意之情，对

让松对他及其思想的理解深感欣慰。虽然有些评论家认为由于让松与萨特的特殊关系，可能有碍于他客观评价萨特。但是也许正因让松有这样特殊的立场，反而可能为想要真实了解萨特的读者提供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思考。

这部传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不是单纯的生平记述，而是以回顾的方式对人、对事进行思考与分析。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带有作者个人强烈色彩的传记，但也因此具有独特的视角。例如，传记的前部花费相当笔墨，以《词语》为主要根据描述了童年对萨特的一生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那特定的环境造成的特殊心理使萨特走上《词语》，即以读书、写作为伍的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人生之旅。正像传记作者指出的：萨特是为着写作而存在的。的确，了解、认识萨特应该从这个起点开始。

从本质上讲，萨特是一个纯粹知识分子，但社会政治活动、论争笔战却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消耗了他相当的精力。应该说，这是萨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难以避免的命运，也是围绕着他与他的一些同代人之间的几多纷争与恩怨的根源所在。让松在《传记》中展现了那个时代难以理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萨特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他痛恨他由之而来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又不可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使之成为一个不被左右两方接受的悲剧人物。这也是他与许多最终决裂的昔日战友的不同之处。传记作者以亲眼之所见、亲身之经历叙述了有关的历史事件，并且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加以解释和分析。这使读者可以从一家之言提供的事实分析出发，与其它各家之言作比较，以更全面地了解真实情况，继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出于此种考虑，编者对原作基本未做改动、删节，因而

书中的观点只代表原作者的，并不代表编者的立场，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让松的这部《萨特传》写在萨特去世之前，但的确已包容了萨特一生的主要部分。加之让松本人的特殊身份，得以把萨特的生平与著作、活动及思想演变结合起来，使这部传记不失为一部有相当价值的研究萨特及其思想的必读之作。因此，我们把他介绍给读者。

编 者

一九九七年三月

这部历史的中心人物完全是臆造的。然而人们不会低估一位名叫“让-保尔·萨特”^①的人的真实言行与这位纯属杜撰的人物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危险。无论如何，作者特此声明：他将难以接受被人当作此类事故的责任者。

① 参见“小拉罗斯”字典（1972年版）：萨特，J—P，法国哲学家、作家。1905年生于巴黎。存在主义理论家（《存在与虚无》1943，《辩证理性批判》1960）；他在小说中发展了他的论题（《恶心》1938、《自由之路》），还有戏剧（《密室》1944，《肮脏的手》、《魔鬼与好上帝》）、短篇小说《墙》、评论《处境》；他还是《词语》（传记）和《家庭白痴》（福楼拜研究）的作者。1964年，他曾拒绝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本脚注均为译者所注，原注均排在每一章的后面。）

目 录

代译序	(1)
诚惶诚恐的导言	(1)
第一阶段 1905—1929	(9)
一、一切从《词语》开始	(9)
二、某一种童年 1905—1917	(14)
三、漫长的少年期 1917—1929	(32)
第二阶段 1929—1941	(36)
一、结识河狸	(36)
二、从服兵役到俘虏营	(54)
三、从生活休假到参与观念	(71)
第三阶段 1941—1953	(114)
一、在历史中的早期足迹	(114)
二、个人方面	(143)
三、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154)
四、萨特的几个形象	(168)
第四阶段 1953—1965	(185)
第五阶段 1965—1973	(219)
从萨特到萨特	(238)

诚惶诚恐的导言

显而易见，把一个人的一生变成一部传记可能会有不少麻烦。

什么叫传记？从词源上说，就是书写一种生活。因此，现在只需弄清：什么叫一种生活，进而应该怎样书写它？……

出于真诚这显而易见的动机，我就从寻找我所理解的生活开始吧——比如，当事关我自己的生时：

1. 无论如何，这决不是从我出生之日起，有关我的一切事情、一切行为的简单的客观罗列。这样的罗列不仅仅枯燥乏味，还完全可能是骗人的，因为它把我所经历的层次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有的清晰明白，有的则模糊难辨），各种已定条件、或多或少随意的行为，纯属偶然的境况（从外部加于我的）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的事先选择的境况，置于同一个平面。更具体地说，它竟把我去年不得不完成的一桩差事和我刚出生 5—6 个月时被迫断奶这两件事不加区别；把我长久以来在家养成的类似“第二天性”的某种谦恭和我在特定时机作出的转入非法活动的选择等量齐观；把让我出生在一个“发达”国家的偶然性和由于我曾偏向于某种独立性，而不愿受制于不同形式的公务员制度而造成的我的财政状况混为一谈……

2. 我的生活，照我看来，首先就是我努力“赋”予那赋予我的东西的意义。如果有人对我的生活妄加评说，而不注意到我最深刻的要求与生物的、历史的、社会的处境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处境中对这些矛盾有所意识，并试图表述它们，那么我对这

些评说将是难以理解的。

3. 我的生活，当然也包含性的一面，我的每一行为都免不了受它的影响，但它的表现反过来可以相对地受大多数行为的影响。

4. 我的生活，就是自己与本人，我既是它的生产者又是它的产品。我只能在生活首先造就了我的限度内，试图造出“我自己的”生活——同时继续使它或多或少地被“再造”。

5. 最后，在人们可能提出的所有关于我的生活、关于我的问题中，我以为最无意义的必定是其中最简单的那个问题：“他是谁？”我加上一句：这个问题似乎不比我反躬自问来得更有意义……

这一来，人们会问我为什么甘愿扎进萨特“传”里去冒险？如果我非要说明原因，那我首先会提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从写作年代考虑，是物质原因（当时我刚辞去文化馆长的职位，以便用几年时间，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考、写作，这一打算使我能更心安理得地仰仗一份月薪生活）；

第二个原因，则纯属“愚蠢的赌博”（没有这一个，第一个就成不了决定因素）：面对一件看来根本不可能干的事情，其实就是面临一种挑战——我情不自禁地要去应战。

其次，因为萨特的思想在我看来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我曾就他的思想写过三部著作（1947年、1955年和1966年），从那以后我隐约感到，从传记的角度，或许能给他的思想补充一束光。

然而六年前，我曾经发誓，不再扮演“萨特专家”的角色，因为不少人都有滥用这种眼光看待我的倾向。可现在我违背了誓言，而且我并不为之懊恼。

至于我将采取的方法，也许人们早已明白，算不上科学的方法。确实，我不是心理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

是精神分析学家，不是结构学家——也许我没有意识到，还有本该列入这张清单的很多缺陷。不过我对此感受到的遗憾还是能承受的，由于看到我们每一种“人文科学”（我对其它大多数学科知之甚少），在它们最杰出的信徒之间发生了许许多多激烈的战斗（甚至互相逐出教会），我竟至自问：应该拥有一种怎样的超级“科学”，可向这种教派林立的混乱中引入一丝协调？怎样把那些似乎只有以互不沟通为代价才能保持其科学性的无数文本组织成一篇可理解的大文章？尽管某些科学家羞于承认这句令人难堪的话，但我还得说：现在研究人员在融会贯通各自学科方面显然更加无能。

不错，这种无能或多或少还被另一种更加直接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且专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无能掩盖着。的确，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利益，研究人员怎样被剥夺了拥有其研究成果的权利。掌权人物是为自身的长治久安而远非为人类集体的真正利益谋事，对这些发现有选择地利用或束之高阁。

不过很清楚，学者们处于这种地位，责任就大大地被公民本身的责任所抵消，或至少被公民中那些已从社会上取得觉悟、思索和沟通的充分手段的人们所抵消。实在应该由这些人向各种决策人物讨回报酬，并向研究人员亲自要求，与他们一道限定这些怪圈：一个发明从他们的实验室出来以后，要么得到某种实际应用（工业上、军事上或政治上），要么被置于冰柜里冷冻起来，生怕影响那些时兴技术的商品化。

但学者们自己应该正视他们的研究结果（不管在同一学科内还是在“互补”学科之间）并超出朝这个方向由他们之中极少数人进行的努力——为了要知道他们各自正在做什么。这样，他们对我们都肯定比那种玄学式的假推论更能说明问题。某些人不时用这种假推论去愚弄公众，把它与这样或那样的严格的研究相

提并论……在此的困难是，学者们来源于普通人，他们所接受的过于专业化的培养往往使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毫无辩证头脑：因而或对各种观点之间的关系无动于衷，或在心血来潮进行“哲理思考”时产生惊世骇俗的观点。

然而，恰恰只有哲学思考能够赋予他们的研究以某种意义，使它避免与给它提供基础的集体割裂开来。当然，“哲学”一词，指的是一种介入的思考，即一种意识到只有与纯粹的政治领域——城邦居民之间的具体关系领域——保持密切关系才能自我发展的思考。这一点正是我们大家所迫切需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解释”生厌了，但我们却越来越难看到，这些货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究竟能派什么实际用场。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它曾多次被某种强权意志所困扰，作为相当一批人的化身，它曾梦想强制我们一切人：真理存在着，他们碰见过它，对于“当事人”，即其它人来说，一切问题就要解决了。可是，那需要力争（每次都嫌稍迟一点）：任何“真理”都需要变为真实，真理向来只跟那些有能力参加追求她的人有关。

可是这一来轮到我们自己陷入了类似的危机，即偏偏发现，人类知识神奇而多方面的扩展，使我们在我们所谓的权力面前更显得无能，比我们最高傲的前辈更加容易被解除武装。对此悲观失望是无用的，“惴惴不安”也远远不够。一些实践的问题提了出来：必须有一批不断增多的人，他们有能力以自己真实的术语去对付这些问题。同时，无疑有人会再一次参与击败不断新生的妖魔而高兴。

因为在千钧一发之际……实证主义^①出场了，人文科学胜利了：幸亏有这些科学，我们终于能认识自己了。例如萨特，或我

① 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以法国的孔德及英国的斯宾塞为代表，只承认“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还有什么希望能逃脱这种万能科学呢？不幸者被这么多探照灯照射着，又同时被那么多方法钳制，很快就沉默不语，——然而我们的最现代化的前卫方法，得到大量计算机和尖端技术的辅助，又轻松地为此不幸者的利益说话。可是有时在这些可疑的透明事实的交错之下，我们的心理——社会——放射学家热衷于向我们展现的我们的形象，却似乎越来越模糊了。至于我，我承认还能适应，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未能想象过，那些人——所有解释意图的作者们——怎么会有本事百分之百地说清楚自己的来由呢……

尽管我如此彻底地排斥对整个解释体系的依赖，但仍没有采取非理性主义的态度。相反，我一开始就指出我的事业在理性上和科学上存在诸种限制。

因为这个作为他自己话语的主体的人，即将变成我的话语的客体；他作为作者的那些行为，即将成为我所是的观察者的事实。再者，他所能说、所能做的事情，也许语言和社会已在某种程度上替他说过了，做过了；如果我着手谈论他，那么除了在我试图为自己说的话与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意识、这种文化形态通过我所要说的话之间，充当一个摇摆不定的调和派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人们应能注意到的正是这种永恒的“两面手法”（在萨特身上，在我身上，在我的每个读者身上）。除非是上帝，我很难想象，应该站在怎样的非人地位，才能在某种人类现实中划出一条“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客观界线。就算我们中的这个或那个人被神奇地授予这种本领，要是无论对什么人和在什么具体情况下，他都没有办法去实现“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用世界上功能最强的计算机，把人们所知的有关萨特的一切